

# 回應張慕皚現代教牧應有的 質素與形象

曾立華

顯然，張慕皚博士以宏觀角度來處理這個題目，反映張博士深具時代眼光，亦能捕捉時代脈搏，從而勾勒出現今傳道人所面對的時勢、處境，以進行深化的牧養工作，同時亦指出這些時代趨勢如何影響傳道人工作的成效，使現今傳道人能清楚定位，作出適切的回應。誠然，在任何時代作主的工人都是艱難的。但相對現今世代來說，傳道人的工作更為艱巨，乃因時代轉變得太快速，普通人已難以適應，如趕不上時代，就被拋離，變成落伍者。同樣，傳道人如不醒覺，作自我增值及角色調整，也很可能會被淘汰，成為無能的傳道者，不足以應付今世代教會的需要。

教牧傳道人在這急速轉型的後現代社會影響下，以往都以聖經中那些傳統職事角色，如祭司、先知、牧人、僕人、牧師、傳道、佈道者、宣教士等表現，現在卻都在社會變遷及凡俗化的影響下，無可避免地要面臨更新再造和轉換形式的演化。牧養本質不變，但所扮演的角色及應具備的質素，因應時代的需要和職事層面的拓闊應有更新的理解，例如牧者同時是行政主管、輔導員、具說服力的演講家、衝突事件的仲裁調停者、靈性導師、社會工作者、訓練班教練等。換言之，今天對牧職角色的要求，比傳統要求多元化。因此，傳道牧者其實正面對牧職角色的轉型期，若我們沒有這種醒覺，恐怕我們的心靈會有不少掙扎。所以，作為二十一世紀的傳道牧者，在這多元的社會中，要有寬廣的胸襟與器

量，分清楚甚麼是我們需要接受的，並努力提升認知與質素，以致能夠表現出所要扮演的角色，但也要清楚甚麼是有違真理，避免過分遷就，使自己和教會陷在世俗化的危機之中。換言之，在多元化的社會中，牧者需要更擇善固執，不然便會在眾說紛紜中迷失。雖有時代感而不能對這時代發出清晰的福音信息，就是我們和教會的失敗，這是我們在努力使自己適切時代需要時所當留心的。一方面我們要持開放的態度，對時代趨勢盡力認知（這正是張博士在其文中所提示的），但同時亦要堅守我們的信仰立場，並教導信徒認識立場，才能在這不信和多元主義的後現代社會中作出貢獻，這才是應有的平衡。

作為這時代教會的傳道者，張博士針對現時社會和教會兩大趨勢和環境，提出現今傳道人該具備的質素。筆者基本上同意他的卓見，而他的描述又是以聖經中某一重要人物的素質特性作支柱，換言之，他是以聖經屬靈觀點來闡明現今傳道人該有的時代質素，從而建立傳道人的幾個重要形象。在這回應中，筆者只想作一些具體性的補充。

張博士以耶穌基督特別重視「道」的傳講，標明理性型傳道者的形象，其實任何時代的傳道人都應以善於講道為事奉焦點，但基於後現代人重感性和高舉經歷，對客觀真理不夠重視，所以張博士強調應以客觀理性的宣講聖經真理，作為時代工人首要的任務，以表示對聖經權威的重視。因此「釋經性的講道」是最佳的講道方式。不過，筆者想指出，昔日耶穌的講道使人感到祂是「有權柄的人」，與文士經學家有明顯的不同（太七 29），可見祂的信息是帶有能力的。為此，理性的釋經講道不是單單解釋經文信息而已，更重要的是生命應用的部分，即如何將經文信息落實到生活層面，這正是今天信徒最渴望聽到的，也能真正滿足他們心靈的需要。我們必須確認，宗教信仰必定有感性上的效用，我們是在著重理性之餘，也要兼顧這方面的需要。因此講道與崇拜要好好配合，透過每主日的信息、崇拜禮序與詩歌，使信徒在情與理方面都得到滿足。講道要充滿能力，有能力的講道是超越解經技巧和資料整理

的，乃整合靈命追求與生活體驗的結果；再配上宣講時的說服和感染能力，使客觀的道能深化人心，繼而帶來信徒生命的改變和價值觀的調整。

張博士認定像尼希米的承擔感是現今傳道人極需要的素質之一，惟有這樣堅定委身的人，方能在教會肩負重任，產生長遠的工作果效。由於社會不鼓勵堅忍的意識，使人們對長期委身這種態度沒以前那麼重視，再加上現今是重視「自我權益」的世代，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情都沒有肯做。這種態度和世情也大大影響這一代的傳道人：所服事的教會若對自己有點不友善的跡象，便產生轉換工場的意念和行動。這種現象普遍之極，試問怎能說得上承擔呢？為此，張博士呼籲教牧同工認真調整委身心志，對準神事奉，以愛主的心關懷別人，別為自我權益受損而耿耿於懷。這樣，自然就不會斤斤計較，而是全心投入教會事奉，做個肯承擔的人。的確，事奉若沒有「受苦」的心志，實在很難面對逆境而能有積極接受挑戰和批評的動力；經得起各種考驗而不倒下去的，正是神所合用的人！

無容否認，二十一世紀的信徒是生活在一個充滿張力和病態的社會裡，承受著各方的困擾與壓力。不少信徒陷在焦慮、挫敗，人際關係扭曲的痛苦境遇中，精神、肉體、心靈都飽受創傷，甚至走上自絕之路。牧者需要以悲憫的情懷牧養他們，醫治並包紮他們內心的傷痕。張博士亦指出，現代的傳道人當培育和發揮昔日保羅的父母心腸，以體貼入微的愛服事和牧養受傷的人，幫助他們重拾自信。因此「危機輔導」的工作，在我們牧養事奉中確有其重要的位置，能夠幫助受助者渡過危機，恢復平穩正常的生活。再者，我們更要成為受傷醫治者 (wounded healer)。一個受打擊的信徒，其內心的創傷不是一時片刻可以治愈的，我們作為體貼人心的屬靈父母，牧養他們時應更深入，輔助他克服心理和情緒上的不安、焦慮，甚至陰影，使其受創的自我形象漸漸康復過來。由於這過程涉及靈性導引及心理治療結合的醫治，我們實在需要好

好掌握這方面的輔導知識與技巧，靠著主的靈幫助，發揮和實踐聖經化的憐憫德性的職事 (The Compassionate Ministry)，以同情和仁愛的心懷 (sympathetic love) 參與在受苦的人中，親身感受他的痛苦，陪伴他走過死蔭幽谷，使受創傷者重新站起來積極做人。

今天是民主意識抬頭的世代，過往「一言堂」的牧會模式一去不復返，事事都要找眾人商議，尋求共識。但在議事過程中難免會意見分歧，甚至出現衝突。作為一位現代牧者，當善於處理衝突並找出化解之路，這正是牧養藝術之一。張博士以初代教會首次衝突的事件為例，指出當時雅各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，能持平地處理各種意見，權衡輕重，定奪優次，在聖靈導引下化解了一次衝突的危機，成為協商型領袖的典範。所以，我們必須學會處理衝突的行政技巧，勇於介入危機處境之中，靠著神的靈所賜的智慧，成為有良好風度的調停仲裁者，表現幹練的人際關係，實踐「和好職事」的角色。

無疑，要成功扮演多重角色，又要滿足牧會的紛繁要求，盡自己的才能都未必能應付裕如。因此張博士呼籲我們要學效所羅門王，主動求神賜下智慧，才能有屬靈的判別能力，在紛紜中仍能發揮自己的領導能力，這是一項極重要的操練。現代牧者也必須「自我增值」，誠如張博士勸勉我們要像所羅門王一樣拓闊閱歷。除了神學訓練外，我們還要涉獵其他學問，使自己成為知識廣博的敬虔人。筆者深感，華人傳道者必須有正確的「世界觀」和富於創意的表達，一方面不反智，另一方面謙卑地不斷求進。學識才能都是事奉主的有效裝備。因此「治學方法」及靈活運用的技巧比進修一個學位更重要；具備靈活應用知識的技巧，加上深度的靈命素養，必成為能影響別人的「時代工人」！

在末世屬靈爭戰熾熱的時代，現代牧者必須清楚定位。昔日邪靈當道的時代，大衛爭戰的策略是靠神的道迎戰。這才是最佳的屬靈戰略，而不是搖右擺，舉棋不定，追隨時下流行的屬靈繪圖和搜尋邪靈的祈禱佈道運動。信徒生命的復興不是倚仗甚麼新方式，牧者必須堅守信仰立

場，以正確的真理指引信徒，提醒他們不要以「靈驗」與否來測試福音真道的效能。因為神的道本身就是具有能力，正如昔日天使所清晰表明的：「因為，出於神的話，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」（路一37）。我們必須這樣確信，並在生活經歷中體驗神話語能力的實在，那我們就不必求助其他帶宗教性的「特異功能」了。

面對時代要求，我們也許感到無能、乏力，自覺無力承擔這麼崇高的牧職期望呢。現實上，我們每人自知有限，沒有可能扮演「十項全能」的牧職角色，但我們應有保羅的態度：「我們既然蒙憐憫，受了這職分，就不喪膽」（林後四1），也要如同保羅一樣的自勵：「我們因基督，所以在神面前才有這樣的信心。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甚麼事；我們所能承擔的，乃是出於神。祂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，不是憑著字句，乃是憑著精意；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精意是叫人活。」（林後三4~6）只要我們全心全意將生命豁出去，謙卑倚靠神又邁力學習，具備各樣條件，我們就會發現自身許多「潛質」可以發揮出來。將這些潛質（就是精意能力）外顯化，我們的事奉表現就會有所不同，為主和教會活得更精采，不負主所託付我們這個崇高又榮耀的福音牧養職事。